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柏祥伟卷

水煮水

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



NLIC2970869881

山东文艺出版社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柏祥伟卷

水煮水

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



NLIC2970869881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煮水：柏祥伟卷 / 柏祥伟著. —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11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 山东省作家协会编)

ISBN 978-7-5329-3983-1

I . ①水… II . ①柏… III .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1982 号

水煮水

柏祥伟卷

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	68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7.75 插页 / 2
字 数	25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3983-1
定 价	30.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刘为民

副主任：张 炜 杨学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兆山	王耕夫	刘 强	刘海栖	许 晨
李 军	李广鼎	李掖平	苗长水	杨文学
杨发运	张丽娜	陈文东	武学海	罗寿宪
房义经	赵德发	谭好哲	葛长伟	

总 序

孙守刚

文学事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种艺术创作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担负着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光荣使命。山东作为文化大省，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学根脉，齐风鲁韵影响深远，众多文学大家名作构成了齐鲁文化的壮丽画卷，为山东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山东作家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山东文学在中国文坛居有重要地位。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文学事业，把繁荣文学创作作为加快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任务，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加以推进。山东文学创作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涌现出一大批优秀青年作家，推出了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山东作家队伍人才济济，新人佳作层出不穷，一批作品荣获全国重要文学奖项，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引起广泛关注，“文学鲁军”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发现文学新人、扶持青年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于2001年组织编选出版了《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一辑，整体展示了10位山东青年作家的创作成就，有力促进了青年作家队伍的成长壮大。近年来，山东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脱颖而出，一批中青年作家崭露头角，以勤奋的创造性劳动和出色的创作成果，为文学事业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山东作家群展现出薪火相传的兴旺景象和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

为集中展示山东青年作家的新气象和新阵容，促进山东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省作家协会组织了《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二辑的编辑出版，在面向全省征集的基础上，遴选了10位青年作家的精品力作。他们都是近年我省最为活跃的文学新人的优秀代表，是山东创作队伍的生力军，他们的作品代表了山东青年作家的创作水准，为山东文学事业增添了青春力量。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切优秀的文化创造，一切传世的精品力作，都是时代的产物。我国正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阶段，山东正处在由大到强战略性转变的关键时期，我省文艺事业发展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省委九届十三次全体会议对加快建设文化强省作出新的部署，这为我省文学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环境，为作家施展才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真诚希望青年作家们继承发扬齐鲁文学的优良传统，以繁荣文学创作为己任，始终坚持正确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锐意创新，坚持德艺双馨，自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积极投身到讴歌时代和人民的文学创作活动之中，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优秀文学作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发扬十年磨一剑的精神，甘于寂寞，心无旁骛，潜心创作，精益求精，不断挖掘作品的深刻主题，不断丰富作品的表现形式，不断提升作品的艺术境界，努力打造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富有齐鲁风格、山东气派的精品力作。

人才辈出是文学繁荣的基本条件和重要标志。近年来，省作协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履行“联络、协调、服务”职能，创新文学人才选拔、培养、激励和服务机制，以培养文学新人为重点，切实加强文学人才队伍

建设，为文学新人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环境条件。希望省作家协会认真总结经验，把“文丛”编选工作制度化、常态化，作为培养推介文学新人的重要措施，充分发挥丛书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努力打造成一个响亮的文化品牌，让一批批“鲁军新锐”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再创“文学鲁军”新辉煌。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在加快建设经济文化强省、谱写山东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的伟大进程中，山东文学的百花园一定会更加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山东文学事业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目 录

羊的事	001
水煮水	016
奶奶和她的大头鹅	032
裸行	048
大鱼	059
不老	074
去珊瑚岛找一个女人	086
爱情鞋	096
世代相传的粮食	106
石榴花开六瓣头	119
乡村里的集市	134
矫揉造作的死亡	148
驴年	173
去宋镇	211
仇人	238

后记	267
附录一	271
附录二	272

羊 的 事

一

七月里，谷子快熟了。麻雀满天飞，争着与人分吃谷粒。村里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只能每天守在地头轰麻雀。一连好几天，刘庆柱都在绕着地头敲铜锣。他这个办法还不错，不用像别人一样扯着嗓子喊，只是累坏了手和脚，一天的铜锣敲下来，浑身都塌了架。昨天夜里，刘庆柱做了一个梦，他梦见那些麻雀把谷穗都给啄掉了，麻雀们叽叽喳喳地讥笑他，轰也不走，反倒成群结队围在他的头顶上，劈头盖脸地落了他满脸鸟屎。刘庆柱被这个梦气醒以后，抹了一把脸，心急火燎地穿衣起床，提着铜锣出了家门。

他走到村外的大路上，东边的太阳才刚泛红，大路上有些薄雾，影影绰绰里，刘庆柱听到身后一阵摩托车响，突突的叫声越来越近，刘庆柱躲到路旁。骑摩托车的人戴着头盔，穿着黄大衣，后座上绑着一只山羊。那只羊被捆了四肢，仰面朝天，咩咩的叫声让刘庆柱仰天打了一个喷嚏。他抹了一把鼻子，发现摩托车在前面不远停下来。骑摩托车的人骗腿下车，摘掉头盔对刘庆柱咧嘴笑。这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冲刘庆柱眯起眼，鼻子和嘴巴笑到了一块儿，嘴唇上浓黑的胡子抖动着，就像被风吹动的野草。男子笑着撑住摩托车，笑着朝刘庆柱走过来，他的笑是无声的，刘庆柱被他笑得有些迷糊了。刘庆柱想不起这人是谁。说不上面熟，想不起在哪儿

见过。男子走到刘庆柱跟前，看着他手里的铜锣说，大哥，这么早就下地啊？

男子说着伸进裤兜里，掏出一支烟递给刘庆柱。还没等刘庆柱反应过来，男子又把打火机递过来。

男子说，大哥，你不认得我了？我是夏庄的老三啊，你忘了？我姓赵。

刘庆柱吸着男子的烟，听他一句一个大哥叫着，觉得很受用。刘庆柱在家族里排行老二，最忌讳别人喊他二哥。十里八乡的风俗里，这二哥不能随便喊，众所周知，“二哥”暗指男人双腿间的那团小东西，二哥就是骂人的话。

怪不得这么面熟呢，夏庄就在河西，只有五里路，村子里好几个闺女都嫁到夏庄。既然赵三主动下了摩托车，打招呼，又给烟吸了，客气几句还是应该的嘛，刘庆柱喷出一口烟，又开腿说，噢，赵三啊，这么早，干吗去？

赵三侧身指着摩托车说，孩子等着交学费，我到集上把这只羊卖了。

刘庆柱说，去我家喝碗茶吗？

赵三说，不喝了，我赶紧去集上，早去卖个好价钱。

刘庆柱随口嗯嗯着，不料赵三转身走了几步，又扭头回来了。

赵三说，大哥，说实话，这只羊怀上羔三个多月了，卖了真可惜。

刘庆柱张了张嘴巴，他瞄了一眼捆在摩托车后座上的山羊，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赵三说，大哥，这要卖给咱老百姓还好，要是卖给羊贩子，给一刀开了膛，我可就作孽了。

刘庆柱咽了一口唾沫说，老三，你挺有意思啊，羊嘛，终究就是一盘菜。

赵三叹气转身，又扭头跺脚说，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这只羊凭值也得二百多块钱，我不去集上卖了，你给我一百块钱，你看行不行？

赵三说一百块钱的时候，刘庆柱下意识地摸了摸裤兜。昨天晚上，他是装了一百块钱，准备中午让去镇上的客车捎回一袋化肥。刘庆柱没养过羊，不过赵三说这只羊值二百多块钱，这话却是凭良心说出来，就算三岁的小孩，也得承认赵三没说谎话。刘庆柱这么想着，手就插进了裤兜里，他摸到了那一百块钱。

刘庆柱说，你看你这话说得，我不成了爱占便宜的小人了吗？

赵三逼近刘庆柱说，大哥，咱俩你别客气，就算咱俩积德了。等这只

羊产了小羊羔，我去你家抱一个！

刘庆柱哈哈笑起来，手也跟着从裤兜里掏出来了，他把钱拍到赵三手上，大声说，到时你尽管来，羊羔你抱着，我再管你一顿酒！

在这个薄雾荡漾的清晨，刘庆柱和赵三的这笔交易，三言两语就算完成了。赵三解开捆着山羊的绳子，把羊抱下来，说，大哥，我先去给孩子交学费了，抽空咱们再聊。

没等刘庆柱跟他客气几句呢，这个叫赵三的男人抬腿蹬起摩托车，一股烟蹿进雾里，转眼就看不见了。刘庆柱牵着拴羊的绳子，觉得头晕乎乎的，日怪！这大清早的，怎么就买了这么一只羊呢？他扳着羊头，伸手摸了一把山羊鼓胀的肚子，摸到一股浓重的膻味。

二

刘庆柱从来不喜欢饲养牛羊，家里连一只狗也没养过。他只喜欢种地，他把种地当作了一门手艺，他只想在这门手艺上精益求精。这几年，村里年轻一些的男女都出去打工了，撇下好端端的地没人种，刘庆柱干脆承包了邻居们的七八亩地，在地里种上所有能叫上名字来的五谷杂粮。看着这些庄稼悄悄发芽，拔节，刘庆柱觉得自己的骨头都酥了。种地多好啊，地是刮金板，年年刮，年年有。刘庆柱活了五十二岁，愈发认准了这个道理。

太阳已经出来了，薄雾霎时散开，天地之间显出豁然开朗的清爽。村里的大喇叭也跟着响了起来。村主任嘶哑的嗓门在耳边时断时续，刘庆柱听不清村主任在说什么。他低头牵着这只羊走了一段路，又折身回来了。他给自己算了一笔账，他用买一袋化肥的钱买了这只羊，如果他把这只羊卖掉，这个早上，也就是动动嘴唇的功夫，他就会得到能够买两袋化肥的钱。他想回村子找到常年放羊的相广林，他知道，相广林会毫不犹豫地买下这只怀着羊羔的山羊。嗯，赵三说得没错，总比卖给羊贩子，给一刀祸害了好嘛。

刘庆柱牵着山羊刚走到村口，就看见四五个人影从村街的老槐树下晃过来。他眯眼细看，为首的正是相广林，后面跟着他老婆，还有几个村委会的人。山东人真邪性，想谁谁就来了。刘庆柱招呼相广林，身后的山羊

也跟着咩咩叫了两声，猛地蹿出来，把他拽了一个趔趄。这声羊叫像一声喝止，相广林一伙人登时站住了。稍微愣怔的工夫，他们很快就奔了过来，把刘庆柱围成一个圈，这些人都盯着山羊。刘庆柱听到相广林长出了一口气。

相广林一手叉在腰间，伸出另一只手来，指点着羊，他的手指哆嗦着，嘴唇也跟着哆嗦，老大会儿说不出话来。刘庆柱打量着众人，说，怎么啦？你们这一大早干吗呢？

没有谁回答刘庆柱的问话，都把眼神转到相广林身上，相广林的嘴巴哆嗦得更厉害了，他憋得满脸通红，终于费劲地说出话来。

庆柱，你、你从哪里弄来的这只羊？

刚才赵三卖给我的。刘庆柱转脸看着众人，又看看相广林，我正想找你，让你喂着这只羊呢……

这、这是我家的羊！相广林扯着脖子对天喊出了这句话。

昨天夜里，俺家的羊圈被小偷扒开了。相广林的老婆眼巴巴地看着山羊说。

庆柱，你刚才没听见广播吗？咱村里遭贼了！村委会的几个男子交换着眼神，语气里透着小心。

刘庆柱的声音跟着大起来，我听见大喇叭广播了，可我没听清说什么啊。那时候我刚买完这只羊。

你这是销赃！说严重点，你这是和小偷搭伙偷羊！相广林靠近山羊，一把就把山羊拎起来，低头看看山羊的肚皮说，没错，这就是我家的羊！

刘庆柱说，谁撒谎遭雷劈！我刚花一百块钱买的这只羊！刘庆柱话音未落，村委会的几个人笑起来。

庆柱，你傻啊？还是卖羊的人傻？一百块钱就能买这么大只羊？

夏庄的赵三，有名有姓的人，有家有户，你们不信，我去找他来作证！刘庆柱被他们笑得头发蒙，偏着头说，赵三还说，过几天来抱个小羊羔呢。

你先别去找赵三了，咱们还是先去村委会说说这事吧。相广林一把夺过刘庆柱牵羊的绳子。

那几个村委会的人也跟着过来拍着刘庆柱的肩膀说，庆柱，这事还真得说清楚，农村治安工作常抓不懈，咱们不冤枉一个好人，但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刘庆柱说，瞧你们这话说得，好像我做什么坏事了。去就去！

刘庆柱说着挣开了他们，抓起木槌，恶狠狠地敲了一下铜锣。当的一声脆响，众人惊了一跳。相广林扭头哼了一声说，庆柱，你别不服气，敲吧，好戏就要开场了。

三

在这个平淡如昨的早上，葫芦村的人还没吃早饭，就先后知道村子里发生了两件事：相广林家的羊被偷了；刘庆柱从小偷手里买了相广林家的羊。刘庆柱被村委会的几个人拉扯着到了村委会办公室以后，村委主任恶声恶气地让他蹲在墙角里，让刘庆柱端正态度，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村主任闷着嗓子提出两个问题，让刘庆柱选择：一是让刘庆柱承认他的确是从小偷手里买了这只羊，前提是刘庆柱不知道这是相广林家的羊。并且相广林也主动提出，如果刘庆柱还给他这只羊，他愿意掏出一百块钱给刘庆柱，这样刘庆柱的脸面不至于太难看。再就是刘庆柱有权利拒不承认他从小偷手里买了这只羊，那就去找卖给他羊的那个赵三，让赵三来作证，这只羊是他自己喂养的，便宜卖给了刘庆柱。

村主任说，甭管怎么着，都是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本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咱就低调处理，小事化了，一了百了，这事就不惊动派出所了。

刘庆柱窝在墙角里蹲得腿发麻，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气，没等村主任说完，就起身说，对天发誓，我花一百块钱买了这只羊，再说我不能白要广林的一百块钱，我还是去夏庄找赵三来，把这事说清楚吧。那个说话笑咪咪的一口一个大哥的赵三怎么会是小偷呢？再说，哪个小偷这么笨，不偷冰箱电视，不偷电动车摩托车，非得去偷一只咩咩乱叫的山羊？刘庆柱说什么也不愿意相信，他会和一个小偷相遇。

刘庆柱从村委会门口摸起一辆自行车，夏庄不过五里多路，十几分钟以后，气喘吁吁的刘庆柱进入了夏庄，他看见人就问，赵三的家在哪里？

赵姓在夏庄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家族，被问的人反过来问刘庆柱，哪个赵三？

刘庆柱被问愣了，只得说，说话笑咪咪的，留着小胡子。

夏庄的人想了想，摇头说，俺村里有四五个叫赵三的呢。

刘庆柱说，这个赵三三十多岁，骑着摩托车。

夏庄的人很快又摇头，你说的那个赵三可能去济南打工了。

怎么会出去打工呢？难道早上见到的赵三是鬼变的不成？刘庆柱当然不相信，缠着夏庄的人带他去赵三的家。被他缠住的人没办法，带着他去了两家叫赵三的人家，果然都紧闭着大门。

刘庆柱不死心，临走的时候，又叮嘱夏庄的人，你见到赵三告诉他，葫芦村的刘庆柱有事找他。

回村的路上，刘庆柱双腿发软，头昏脑涨，自行车像瘪了气似的蹬不动。现在，只有赵三一个人能证明他没有错，可是，相广林却能让全村的人证明他已经犯了错。走到村子南坡的小河边，刘庆柱扔掉自行车，蹲在小河边洗了一把脸。太阳已经升在头顶上，阳光落在河面上，就像一片白花花银子，晃得人眼花缭乱。刘庆柱朝河水里啐了一口痰，骂一声，操！就算老子丢了一百块钱吧！

刘庆柱没再去找村委会的人解释这件事，也没有再去找相广林要那一百块钱。他想用沉默来化解这件事，沉默不代表自己承认买了小偷的羊，只能代表自己的宽宏大度。刘庆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那天下午，趁着天快黑时，他悄悄把那辆自行车推到村委大院里，再悄悄返回家里，他是贴着墙根回来的，他缩着头，步子细碎而又急促，内心充满了屈辱，仿佛自己真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

刘庆柱以为，这件事就这么完了，他以为他说完就完了呢。仔细想想，我这也算是贪小便宜吃大亏了吧。可是自己实在没想贪这个小便宜啊，我刘庆柱活了多半辈子，哪天动过贪便宜的心思啊？我实在是听从了赵三的话，我实在是相信了赵三的话，确切地说，我实在是像赵三一样，心疼这只怀了羊羔的羊被人宰了太可惜嘛。那么，现在我一百块钱都不要了，我宁愿做个吃亏的哑巴，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犹如当头一棒，让刘庆柱终于明白，这件事还没有完，换句话说，这件事不是他刘庆柱说完就完的事，这事啊，麻烦大了，正如相广林所说，好戏才开始呢。

收完地里的谷子，村里人才能闲住手脚，睡个踏实觉。那天早上，刘庆柱还没起床，就听到村主任嘶哑的嗓门又在大喇叭里响起来。村主任讲话的时候爱激动，一激动就咳嗽得厉害，这次村主任咳嗽得特别厉害，带

着劣质香烟和廉价白酒的味道，吭吭地钻进刘庆柱的耳朵里。刘庆柱听到村主任第一声讲话的时候，蜷曲在被窝里的双腿抽搐了一下，村主任第二遍讲话的时候，刘庆柱就一个骨碌爬起来了。他从村主任的咳嗽里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村主任喊，刘庆柱，村西头的刘庆柱注意啦！马上来村委会一趟，有重要的事找你。

刘庆柱下床穿衣，胡乱洗了两把脸，就匆匆出了家门。

村委会的木门半敞着，刘庆柱故意在门口使劲跺了跺脚，村主任在里面说，庆柱来啦？进来吧！

办公室里光线有些暗，刘庆柱眯眼打量了一圈，才看到办公桌旁坐着村主任，他粗糙的脸庞被喷出的烟雾笼罩着，里面沙发上坐着两个穿警服的年轻人，一高一矮。刘庆柱认出了他俩是镇上派出所的刘所长和协警小宋。小宋一手端着一个笔记本，另一只手把玩着一支钢笔。他们的表情有些模糊，只是朝刘庆柱点点头。村主任伸出捏着烟卷的手，指指墙角的一张椅子说，庆柱，坐。

刘庆柱的屁股刚挨着椅子的边沿，就觉得自己的心忽然跳得厉害了，咚咚地撞击着胸膛，脸上也跟着热燥燥的，好像有汗从额前的头发上渗出来。

刘所长的眼睛一直盯着刘庆柱，刘所长抽了抽嘴角，轻声说，别紧张，没什么事，找你随便聊聊。他说这话的时候，扭头对协警小宋点点头。小宋打开笔记本，取下钢笔帽，抬头问刘庆柱。

你叫刘庆柱？

刘庆柱有些愣怔，这不是废话吗？你们不是让我刘庆柱来的吗？他偏头看看村主任，村主任没看他，只是低头盯着办公桌说，庆柱，警察同志问你什么，你就照实说什么，这是做笔录必需的程序。

刘庆柱只轻声说，嗯。

小宋说，别说嗯，你叫刘庆柱，就直接说，我叫刘庆柱。

刘庆柱吞了一口唾沫说，嗯，我叫刘庆柱。

小宋：年龄？家住哪里？

刘庆柱：四十八岁，家住安居镇葫芦村。

小宋：好，刘庆柱，现在我来问你，你一定要如实回答。

刘庆柱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点点头。

小宋：你昨天晚上都在做什么？从头说起。

刘庆柱：昨天下午耕地呢，准备播种小麦，一直到了傍黑才回家吃饭。吃完饭以后，就看了两集《乡村爱情》电视剧。

小宋：一直在看电视剧？

刘庆柱：是啊，一直在看。停顿了一会，刘庆柱又补充说，看电视的时候，我觉得耳朵痒痒，让我老婆给我掏了耳屎，后来就洗脚睡觉了。

小宋：一直在睡觉？

刘庆柱愣了愣，才对小宋挤出一丝笑，白天干了一天农活，累个半死，还能做什么呢。

小宋也跟着笑了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一直在睡觉，就没出去？

刘庆柱：没出去，我家的尿罐就在床底下。

小宋有些失望，停顿了片刻说，实话实说啊。

刘庆柱忽然又开手指对小宋说，要有半句谎言，我就是地上爬的王八。

小宋扣上钢笔帽，有些不耐烦地摔了一下笔记本，摸出一盒圆形印泥，说，没让你发誓，来，你过来摁个手印吧。

刘庆柱说：为什么要我摁手印啊？

这时刘所长插话说，让你摁，你就摁。

刘庆柱说，我一摁手印就害怕，出什么事啦？

刘所长说，昨天夜里，你们村西的电缆让人给割了。

四

刘庆柱听到刘所长的这句话，觉得整个脑袋一下子就炸开了，好像整个脑子里的汤汤水水都淌了出来。他坐在椅子上，努力控制着自己不要站起来，不要说话。他只觉得腿在发抖，止不住的颤抖顺着双腿向上蹿，整个身子跟着抖动起来。他不知道是怎么走出了村委会的办公室，他只记得村主任对他摆了摆手，说，你忙你的去吧，有事再找你。村主任的话轻描淡写，表情也显得模糊不清，村主任的脸庞一直被烟雾遮掩着，看不出他真实的模样。